

二度梅全传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二度梅全传

〔清〕天花主人编次

惜阴堂主人编辑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高唐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25印张2插页162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

书号10331·151 定价1.30元

前 言

《二度梅全传》，是清初的章回体通俗长篇小说，作品署名为惜阴堂主人编辑，天花主人编次。作者的真实姓名及生平均不详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梅、陈两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其中，着意描绘了梅魁之子梅良玉、陈东初之女陈杏元的爱情故事。作品以唐代肃宗年间为背景，展示了较为广阔的生活画面。山东济南府历城知县梅魁，在任十年，为官清正，“只吃民间一杯水，不要百姓半文钱”。在他被晋升为吏部都给事以后，对奸相卢杞之流既不趋炎附势，而且敢于正面冲突。因而被奸相卢杞陷害，斩首西郊。卢杞还假借圣意，捉拿梅魁全家。梅魁之子梅良玉及其母，只好弃家而逃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他几经周折，幸而来到陈东初家，并与杏元小姐联姻。但卢杞为了达到陷东初于死地的目的，又害杏元小姐出关和番，把梅良玉和杏元小姐这对情侣活活拆散。在奸相卢杞的搜捕中，梅良玉又得到邹伯符的庇护。在经过艰难曲折的磨难以后，梅良玉终于闯战得捷，名列金榜首位，并被钦封为巡按，除暴安良，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，得以和杏元小姐完婚团聚。

在梅良玉的曲折、痛苦的经历中，交插描绘了陈东初之

子陈春生的故事。他在父母被捕入天牢，姐姐被逼和番，奸相卢杞对他进行追捕的情况下，历尽艰辛，被渔家所救，被邱公收养，最后中了榜眼，与周玉姐结为伉俪。

这两个青年人的爱情故事交插描绘，彼此辉映，构成了曲折复杂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使整个作品变化多端，波澜起伏，不时陷入绝境，旋即绝处逢生，扣人心弦，撼人肺腑，使读者随着主人公的经历、遭际，时喜、时怒、时哀、时乐，我们可以说，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。

这部作品是有其积极意义的。

第一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，世态的炎凉。奸相卢杞，贪赃枉法，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，欺压百姓，但他却得到皇帝的信用，横行无忌。只因梅魁未能送他厚礼，对他的祸国殃民的行为加以指责，他便把梅魁置于死地，而且要诛杀全家，斩草除根。陈东初已被解甲归田，他仍不肯放过，又陷其女和番，并把陈东初打入天牢。当然，这种黑暗腐败的封建朝廷，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卢杞胡作非为，诛杀无辜，他只不过是这些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而已。正如小说中所说，“现在登科发甲的官员，哪个能与皇家出力，爱惜黎民，报效皇家知遇之恩？只知道逢迎上司，谋干迁擢。若奉迎上司，必要金银珠宝、玩好古物，才能高升。”而这些财宝，则“必须剥削小民脂膏”。这是封建王朝黑暗吏治的真实写照。

对世态炎凉的揭露也是很深刻的。梅良玉逃出家园以后，到仪征投奔其做知县的岳父侯鸾。这侯鸾闻变而反目，不仅不同情、庇护、收养，反而将梅良玉的替身喜童作为钦犯捆绑起来，要解到京城，向奸相卢杞邀功请赏。这都是对旧

社会炎凉世情的逼真描绘。

第二，歌颂了廉洁、正直、同情人民疾苦的清官，申张正义，贬斥邪恶。在封建官吏中，有一部分有识有为之士，他们是忠君的，是维护封建统治的，但他们与人民群众生活有一定的联系，同情人民的疾苦，反对贪赃受贿，搜刮黎民。这种清官，是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肯定的。《二度梅全传》中所塑造的梅魁的形象，就是这种清官的典型，作者对他作了热情的肯定和歌颂。他在历城县任职十年，吏治清明，除强扶弱，不避权贵，不爱民财，使强民化为良民，奸诈不敢生风。在他被晋升以后，历城县民苦苦挽留，而且告诫梅公：“老爷岂不知朝中奸相乎？卖官鬻爵，似老爷这等正直清廉，未必容得那班小人之态度，倘若触犯了奸相，必有不测之虑。老爷要知道进退，与其受奸人之害，不如告归林下。”从民众对他的爱戴，对他的关切，向他推心置腹、直言相劝来看，他的确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清正廉明之士。他到京城赴任，其实，就抱定了和奸贼卢杞决一雌雄的决心。他把妻、子送回家乡常州，只带一老仆进京，就是为了在风云突变之时，妻子儿女便于脱身。他到任之后，既不结交奸党，也不象陈东初等人那样委屈求全、躲避权贵，而是敢于藐视奸相，敢于正面冲突、顶撞，最后和奸相在皇上面前申辩，虽然最后被处以斩刑，但其浩然正气，是永存人间，激励着后人的。

其他，如党公、冯公等官吏的正直无私、刚正不阿，也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。

第三，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。作者在揭露上层社会尔虞我诈的同时，对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美德，作了

开掘和歌颂，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。当奸相派人到常州捉拿梅魁的家属时，是衙署的一个普通公役屠申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向梅良玉报信，使梅良玉母子得以逃出奸贼的魔掌。当梅良玉和喜童到仪征投亲时，机智赤诚的喜童，从店家那里已了解到梅良玉的岳父侯鸾是个见利忘义之人，坚持假冒梅良玉去侯鸾府上探虚实，在路途上他买了毒药，以备在事有不测时，以死相报。果然，侯鸾要把梅良玉献给奸党，喜童吞食毒药，替梅良玉而死。当然，喜童身上是有封建道德很深的影响的，他对主子的愚忠是应当批判的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应当看到，他的主子梅良玉是处于落难之时，他俩相依为命，以兄弟相待，已经不能以一般的主仆关系来看待，所以，他的替梅良玉而死，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替主殉难愚忠的表现，而有士为知己而死的内涵。

春生在浪迹天涯、百无聊赖之时，被迫投河自尽，也幸而得到周渔婆、玉姐母女的拯救。渔婆、玉姐都表现了劳动人民那种纯洁高尚的思想品德。

从屠申、喜童、周渔婆、玉姐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一个侧影。

当然，我们也要看到这部长篇小说在思想倾向上所存在的问题。它所宣扬的某些愚忠愚孝等封建伦理道德，所宣扬的一夫二妻的思想观念，所宣扬的某些因果报应、迷信神灵等宿命论思想，都是应该批判的。

总之，《二度梅全传》是一部有一定积极意义的，情节曲折生动、引人入胜的长篇通俗小说，值得一读。

任 民

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

目 次

前 言	任 民
第 一 回 老忠良衙斋自叹	圣天子钦召梅公.....(1)
第 二 回 闻王命忠臣训子	为升迁诰命劝夫.....(6)
第 三 回 众黎民哭留青天	贤县主慰劳赤子.....(13)
第 四 回 梅公路途遇头接	见奢华规戒来人.....(19)
第 五 回 谒东阁险遭不测	拜都院误触良朋.....(21)
第 六 回 天子命朝臣庆寿	卢杞着黄嵩陪宾.....(30)
第 七 回 奸臣暗中施巧计	忠良反受行刑罪.....(35)
第 八 回 传假旨捉拿全家	透真情放脱母子.....(41)
第 九 回 假钦差吓诈财宝	陈知府受惊嘱托.....(46)
第 十 回 梅公子仪征投亲	侯知县罪加假婿.....(53)
第十一回 哭穷途公子捐生	救颠危禅僧仗义.....(57)
第十二回 扮书童暂时避难	识年伯暗里悲伤.....(62)
第十三回 赏梅花陡思同年	降风雨忽想云游.....(66)
第十四回 拜求神圣因留父	上天垂象念孤儿.....(71)
第十五回 梅开二度乃千古佳话	花园联诗实万载奇逢(77)
第十六回 眼识英贤怜友念故交	心结丝梦惜旧遭奸变(84)
第十七回 选民女百姓惊惶	识兄妹家庭痛哭.....(90)
第十八回 赶路途民夫忿恨	到重台兄妹沾襟.....(96)

- 第十九回 雁门关夫妻哭别 苏武庙主仆叹忠……(102)
- 第二十回 落雁崖烈女殉节 众鞑靼剑吓佳人……(108)
- 第二十一回 真容投落飞崖下 假扮贵人和番邦……(114)
- 第二十二回 昭君显圣送贞节 云英降香逢杏元……(119)
- 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 遇门生冯公荐友……(124)
- 第二十四回 路无人春生投水 渔有缘玉姐联姻……(131)
- 第二十五回 江公子爱色抢玉姐 众渔人发怒骂江魁……(137)
- 第二十六回 陈春生当街喊状 邱军门勘问如雄……(144)
- 第二十七回 渔婆被吓透消息 军门怜才收东床……(151)
- 第二十八回 梅夫人后堂观审 陈公子异地逢亲……(158)
- 第二十九回 梅夫人有心为月老 邱老娘无意得螟蛉……(162)
- 第三十回 失金钗梅公子得病 睹旧物陈小姐思夫……(168)
- 第三十一回 重台赠钗忽睹得病 无奈只得吐露衷肠……(173)
- 第三十二回 巧丫环吟诗探心病 老夫人设席庆奇逢……(179)
- 第三十三回 昭君送杏元联姻 邹公回府知根由……(185)
- 第三十四回 穆荣会试游泮水 春生赴考上长安……(190)
- 第三十五回 骂礼部邱魁却婚 陷榜眼黄嵩设计……(195)
- 第三十六回 众举子午门殴打 圣天子金殿问供……(200)
- 第三十七回 三法司奉旨审奸 两奸贼法场受刑……(206)
- 第三十八回 雪沉冤封官赐爵 代巡狩削佞除奸……(211)
- 第三十九回 显亲扬名巡按谒墓 升官立后状元报恩……(216)
- 第四十回 赐完婚洞房花烛 大家封恩赐团圆……(222)

第一回

老忠良衙斋自叹 圣天子钦召梅公

词云：离了朝官位儿，跳出是非窝儿。清闲老人家心儿，消磨了豪杰性儿。寻一块无人地儿，做几间矮矮房儿，打几扇窗儿，种几株树儿，山上有草牧羊儿，池塘有水养鱼儿。到了春来养花儿，到了夏来乘凉儿，到了秋来观菊儿，到了冬来踏雪儿。一年四季收些五谷杂粮儿，做几坛酒儿，杀几只鸡儿，烹几尾鱼儿，请几位知心的老儿，猜拳行令儿，讴歌唱曲儿，只吃到三更斜月儿。怀中抱子儿，脚旁睡妻儿，这才是无忧无虑快活逍遥一个老头儿。

诗曰：自古高风重大儒，
忠君爱国费踌躇。
身至谏垣心辅政，
岂知天意不能除。
奸邪反作君心腹，
忠良颈血溅当街。
文明日盛消群党，
方显男儿是丈夫。

话说这部奇书，出在大唐肃宗年间。江南常州府有一清

廉正直之臣，这位老爷姓梅名魁字伯高，夫人邱氏，所生只得一位公子，名璧字良玉，自幼与侯鸾之女结亲，因各为官出仕，故而未娶。单言梅公乃科甲出身，初任特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。荣任十余年，为官清正，只吃民间一杯水，不要百姓半文钱。常闻起卢杞为相，信用奸邪，出具银钱宝玩，结交权党，都是剥削小民，席卷地皮之辈，但逢如意，就升转得快，不上几年，可任之极品。一切清廉正直之臣，又不能升迁，他还要寻出事来拿问他。可怜把那些忠良，贬的贬，杀的杀，不知害了多少官的性命。这梅公幸喜他还有故交同年的，有几个在朝做到大位，故此才做得这几年官，不是同年之力，不知怎么结局。你说这几位同年是谁？一个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氏，姓陈名日升，字东初，官居吏部尚书；一个是淮安府山阳县人氏，姓冯名乐天，字度修，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；一个是河南开封府考城县人氏，姓党名进，字懋修，官居翰林院大学士；一个是山东兖州府济县人氏，姓陆名福斋，字尔修，官居詹事府正詹事。这几位老爷，都是梅公的年兄，刎颈之交，故在京中照应，是以卢杞不能下手害他。梅公平日无事，常对夫人说道：“我看现在登科发甲的官员，哪个能与皇家出力，爱惜黎民，报皇家知遇之恩？只知逢迎上司，谋干迁擢。若奉迎上司，必要金银珠宝、玩好古物，才能高升。你想，若要如此进献权党，至少也得千万金方能充裕。我想一个读书之人，十年寒窗，磨穿铁砚，哪有如此财宝？若要进献当道，必须剥削小民脂膏都为己有，才得荣升。下民易虐，只怕上天难欺。我这顶纱帽，也是十年苦换来的。又蒙皇上天恩，祖宗福庇。在此化民以正人伦之事，岂能效那贪官，拿珠宝去馈送上司，

并那当道的权贵。我乃赖天之福，在此为官，做一日官，治一日民，尽一日忠。恐不做官时，回家同老妻儿子守着几亩薄产，乐于林下，也是人生在世一场。要我梅魁结交上司，送馈权党，谋干升迁，断不敢做没天理丧良心的事，且自由安天命而已。”

忽一日没事，梅公与夫人闲坐谈心：“光阴如箭，不觉在此任所，已有十多年了。此日喜得没事，后日又是夫人的寿诞，我想备两碗肴菜，与夫人上寿。”夫人道：“年年要老爷上寿，难为你了。”于是梅公即吩咐院子传出去，叫值日买办买菜，院子答应道：“晓得。”即将买菜单子，交与买办。不多时，买办将菜送进宅门上。你道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两把菠菜，八块豆腐，半斤猪肉，两斤水酒。家人送至厨房备办不提。再说梅公叫家人请公子与夫人上寿，公子听得，即起身来整顿衣帽，叫书童锁了书房门，一路走进内堂，只见老爷与夫人对坐谈心。公子说道：“爹爹母亲在上，孩儿拜揖。”梅公与夫人说道：“我儿坐了。”梅公道：“今日衙中无事，后日又是你母亲寿诞，叫你来把盏上寿。”公子道：“孩儿知道。”不多一会，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，两碗猪肉，两碗菠菜豆腐，三双杯筷，安了坐位。梅公与夫人上坐，公子旁坐。梅公对夫人说道：“你我也算晚景有靠，此酒席虽不丰美，但孩儿礼节不差，后来必成大用。自古道：为师夸徒，必不是好师；为父夸子，必不是好父。只是我为父母，不是那不成才之父，夸为子的胸中之才。这一向不曾与你讲读，你把平日所习的经艺，呈上一篇，与为父的看看。”夫人对梅公笑道：“孩儿读书，原以功名为念，一朝脱白挂绿，继你一脉书香，还有什么讲究？”梅公道：

“你乃妇人家见识，哪知世间道理。圣人云：‘正则守经，乱则从权’。如今圣上被奸臣卢杞蒙混，总不能进朝见驾。倘若升金阶面奏，除奸保忠，将卢杞一党奸贼，启奏龙颜。若圣上准奏，将卢杞一党，斩尽杀绝；若不准奏，下官必定遭其害。即斩首市曹，我亦含笑于九泉，纵死亦瞑目，留得一个好名，传于后世者也。一不负皇恩忠心未报，二则生于盛世，千载难逢。那时，我梅魁亦能见祖宗，方称我志气。下官说孩儿，无非看他心迹如何。倘若名登金榜，那一班狐群狗党，横行于朝中，恐此子效尤，干那结交权党，势压班僚，丧名失节的事，岂不辱我一门清白？且辱祖先，被人唾骂。读几行诗书，倒不如隐姓埋名，乐守田园，以为正理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教训孩儿，甚是有理。”夫妻又闲谈了些家常之话，渐渐日色西沉，席散各归寝室不提。

却说第二日，梅公洗脸已毕，正要打点坐堂理事，忽听得宅门上差役禀事。不多一会，只见管宅门家人禀道：“外面有报子二名，说老爷奉旨内升，要求给赏钱。”梅公沉吟，叫把他们带进来。家人回转，即带进那二名报子。他们手执报单，跪在丹墀，磕头禀道：“小的们是吏部衙门执路报子，报老爷高升极品。”梅公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起来，有话问你。只是我老爷虽是科甲，在此做了十数年贫官，恰是很穷，从不爱民财，又不徇那绅衿情面，并没人在京谋干升迁，亦没得珠宝，上司打点，因何报我升迁？莫非你等报错了？我想并没有此事。”报子复又跪下禀道：“小的们怎敢错报？现有皇上圣谕在此，请老爷观阅。不知是那一位老爷，保举此事，皇上天恩，特升老爷吏部都给事。”梅公看了上谕，见上面写道：“朕谕陈日升知悉，卿可行文

与梅魁等十三员知道，朕念尔等久历外任，治民有方，居官清勤，已属应升之员，作速来京可也。因朕前见梅魁有忠烈之志气，着升吏部都给事，余者升用可也。特谕。”梅公看了上谕，又把报单一看，道：“尔等外面伺候，自然有赏。”入至后堂，夫人笑说道：“恭喜老爷高升。”公子也来作揖道：“恭喜爹爹高升。”梅公道：“哎！夫人。这也是命该如此，故有此上谕。”夫人、公子大惊道：“老爷高升，赖祖宗福庇，方才有这机遇，圣上才想着，老爷怎么说命里该当如此？这话是怎么说起？”

不知梅公说出怎样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闻王命忠臣训子 为升迁诰命劝夫

词云：不喜皇都帝畿，只爱山野村居。说什么绣户珠帟，怎比俺茅舍竹篱。说什么四马驾车，怎比俺藤床竹椅。说什么玉佩金鞍，怎比俺麻鞋草履。说什么爱妾美姬，怎比俺稚子山妻。说什么珍馐百味，怎比俺麦饭黄齑。兴来时做首诗，画的是海棠花蕊，爱的是红莲出水。蓦回头，菊绽东篱，又不觉冬梅雪里，不管是和非。见村童路半回，绿柳影里游人戏，红杏村中飘酒旆，你争名夺利求富贵，怎比俺水秀山青隐士居。

诗曰：忙忙碌碌治黎民，
忽闻王命召登程。
抛妻撇子心耿直，
犹将身首报君恩。

话说梅公道：“你哪里晓得内中之事。且打发报子去了，回来再与你们讲。”梅公走进卧房，将分金称了几两，又称了三星，将红纸包好，托在手上，走进前厅，吩咐把报子传来。家人答应，即便把报子传进。梅公道：“我却是个穷官，有劳你二人远来报我。这是俸金银四两，送与你二人做喜之礼，只轻微得紧，这是三星，为你二人一饭之需。”报子

跪下禀道：“小的怎敢领老爷之赏。只是老爷有好亲眷，写几十家与小的报报，这是和领老爷的赏一样。”梅公道：

“我是个寒儒，怎么有好亲眷？纵有几家，都是困守田园，乐于山水的乡农，怎好劳你们去报？还是不去的却好。”报子见梅公正直，不敢多言，只得磕头谢了赏，去报别家不提。

梅公回到后堂，吩咐备酒，仍照昨日一样，不要过费。家人答应：“晓得。”梅公对夫人说：“我与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别，不知可有相会日子否？”夫人道：“老爷这话，怎么讲起？进京，少不得我与你孩儿同一路而行，那有分别之理？”梅公道：“你与孩儿不可随我进京，可收拾回转常州。一来你母子也归故土，二来家中还有几亩田地，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费。你们若随我进京，则不可。我一进京到任之后，就要起奏卢杞、黄嵩这一班奸贼，若然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，恨不得咬他的肉，粉骨碎尸，方泄我之恨。今蒙圣主擢用之恩，敢不尽忠于国，我眼中岂容得这一班狐群，我就将此性命拚了，有何含怨？倘若我刑斩之后，你母子在京中，卢杞那贼，怎肯放过你们？他必要斩草除根，可不绝了我梅门之后。你们在常州，一闻有什么吉凶，还可改名换姓以避难。待孩儿日后可以立身于廊庙，那时见机而行，暗约众年伯叔，一同参奏，岂不是个长远之见？即不能出仕皇家，亦可以耕种田园，存身于后世，必要随我进京干什么？”夫人道：“我母子不到京中也罢，只是你在京都任所，何人服侍？况老爷年迈，冷暖饥寒，谁人照应？”梅公道：“只此一言，足感夫人盛情。一到京城，必与奸贼见个高低。若是圣上准了我的本章，削除奸党，那时再着人来接

夫人和孩子到我任所不迟。”正在说话之间，那宅门的家人禀道：“閤城众乡绅，来恭贺老爷高升，都在迎宾馆内，还是不会，还是会？”梅公道：“平日我从不会客，今日他们既来，我也要与他们会一会。”家人答应：“是。”正要走出，梅公道：“且慢。与我吩咐礼房，填写官衔帖子，备办伺候拜谢。再吩咐号房，凡有一应送礼之人，一概拿我的名帖璧谢。不要来回，容日后拜谢。”家人即吩咐书役，不必交待。

于是梅公穿了补服，乡绅一齐上前迎接，说道：“恭喜老爷得台垣之权，乃国来祯祥之兆也。”梅公谦逊了一会，于是各分宾主坐下，众绅士道：“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，实旷世之幸也。闻老父母都谏之迁，又出自上意，将来必至三公之位，治弟等子侄，他日必出于门下矣。”梅公道：“岂敢！只是弟在此为官，却没有苟情等弊。至于内转，蒙天子之恩，为臣子岂不忠心，削除朝中奸党。弟蒙诸位先生奖论，真无愧耳！”

不提那梅公与众乡绅叙话。再说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、细软等物，便对公子说道：“我儿，你父亲执意要与皇家削除奸党，只是灭门之祸不远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所道正是，但爹爹并不以生死为念，只要做一代名臣，故尔捐躯为国也，是人臣之道也。”正说之时，梅公送绅士去了，回转宅内，脱了补服，见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，便暗暗点头。无非人生名利攸关，故此一世奔劳。只见夫人、公子在内堂讲些苦言，便走进内堂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与孩子低言悄语，说的是什么事？”夫人道：“我与孩儿在此，想老爷进京之事，孩儿说道，这也是人臣之道也。”梅公道：“夫人。”又看

了一看公子，把手拈着长须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一个人臣之大道。夫人，我孩儿将来竟有下官之风，非是那不肖之辈。只此一言，只见他的志气不凡的了。下官今日即颈血溅地，也没身后之虑了。”便携夫人之手，又叫公子道：“我儿也进来。”同到内堂，梅公叫丫环把箱柜拜匣等，一概取过来，亲自用钥匙一一开了箱子等件，与夫人、公子一同检点。只见其衣衫裙袄、宫衣圆领数件，其余的不过是些布衣布服，别无他物。又把拜匣开了，内中只有俸金三百两，并无金珠玉器。梅公自将俸金五十两，余下的并箱笼等物，都交与夫人，便说道：“老夫做了数十年官，只此而已。你与孩儿即便收拾，动身回常州。我已吩咐传下船只伺候，准于明日开行。”梅公说毕，又叫执事人等前来，吩咐道：“明日送夫人、公子回乡，后日拜辞上司各位大老爷与阖城乡绅，只候署印老爷一到，我交卸了，即便起行。尔等速备小轿一乘，驴子二匹，供我路上长行足矣。”书吏出外备办不提。

且说这位梅老爷又传众衙役并三班、六房、书吏人等，齐到后堂。于是，众人齐到后堂，参见梅公，分班站立两旁。梅公见衙衙差役人等，一个不少，便开言道：“尔等俱是我署中书役人等么？”众人一齐禀道：“是！”梅公道：“本县奉命进京，尔等心中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道：“老爷荣任高升，真乃加官进爵，衣紫腰金之先兆也。”梅公道：“我在此做了十数年官，也却没甚难为尔等也，只是弊窦却也清除。本县去后，各宜遵守条约，不得仍蹈前辙，有碍于本官之职守，即不忠也。本官既有沾于官箴，尔等岂能逃于法网之外，必带累于父母，即不孝也。自古道，忠义孝亲，此为人一世之名节也，尔等日后以忠孝节义，自有上天昭察，远报儿孙，近